

季节

三河秋韵

查鸿林

秋光漫进三河,古镇的肌理便浸满了温润的诗意。早晨的阳光从临街的木楼檐角漏下来,在青石板路上投下长短不一的光影,挑着担子的商贩走过,农家菜蔬带露的甜香,混着石板缝里泥土的清润,就成了秋街最鲜活的气息。

人间烟火气,最抚凡人心。我还是比较喜欢三河街的秋天,这是其他季节所不可比拟的。

早年的三河街,菜市场大都是骑路经营,清早以一个圆点为中心,随着钟表指针的顺延,市场像摊大饼一样对外蔓延,但不同街道市场的经营相对都有个性化。比如南街菜市场水产品 and 草市较多,东街菜市场牛羊肉和家禽牲畜交易居多,西街菜市场则以蔬菜和各种腌制小菜、早点小吃居多。是天然形成还是有人为划定因素,不太清楚。后来我想大约与自然条件有关,东街接壤的舒城县一个村大多数人家从事牲畜屠宰,西街接壤的本镇下拐村有个蔬菜队,南街接壤有几条岔河水面较多。秋天的街上,驱走了炎夏的燥热,显然热闹许多,人气很旺,摩肩接踵。

秋天的三河街,蔬菜比其他季节要丰富多彩。此时,秋韭菜、秋菠菜、茼蒿、青红椒、萝卜菜、茼蒿、扁豆、大青豆,各种瓜果应有尽有,单白菜就有鸡毛菜、棵白菜、黄心乌、大头青、圆杆白、卷心菜等十来个品种,让买菜的妇人们眼花缭乱。这些施农家肥长大的菜,不仅味美放心吃,还是妇人们喜欢腌制的对象。妇人们对腌制小菜情有独钟,圆杆白洗净晒干,用熟菜籽油和姜、红辣椒、蒜子、韭菜放在一起,制成香白菜堪称一绝;萝卜菜洗净与青椒、韭菜一起腌制清香扑鼻;红辣椒与蒜子、白糖、明矾一起搅拌腌鲜鲜美;萝卜晒干与五香粉、熟油、姜蒜制成萝卜干爽口怡心;酱泡鲜姜五味俱全;等等小菜,丝毫不逊色于大鱼大肉,是三河人津津乐道、经久不衰的应景下饭小菜。更有一些应季菜也挤进街头,山芋杆、南瓜头、鸡头杆、菱角菜等等,都是一年一季的菜品,

其味更是独树一帜。尤其是菱角菜,除去叶、根、茎等都可爆炒或者腌制,市面上难觅其踪影,大多数人不觉其味美。

秋天的三河街,水产品更是琳琅满目、应接不暇。龟鳖鳊鲢、鱼蚌虾蟹,大的小的,肥的瘦的,一个个活蹦乱跳地躺在竹篮里、小盆里、水桶里,身上还粘着水草、浮萍,让人好生喜欢。妇人们挎着菜篮,躬下身子,精挑细选,扳着斤两,互议价格。付款后,笑盈盈满意而归。罕见的巢湖三白,白丝鱼、白米虾、白银鱼,在这里也是寻常之物。白丝鱼不仅清蒸鲜美,腌制起来与酱椒油同蒸比清蒸更下饭下酒;白米虾炒青椒一直是三河人的拿手好菜,做虾糊更是一种创意,如今成了名扬大江南北的三河美食形象代表;通体透亮的白银鱼珍贵少有,银鱼滑蛋、煲汤都是一绝,三河人喜欢把泥鳅般大小的银鱼叫面鱼,市面少见,与鸡、鸭、鹅同炖,其味相得益彰,口舌生津。

秋天的三河街,应时农家零食香飘街头巷尾。乡民们把刚从土里刨出来的山芋、花生,以及从水中捞上来的菱角、老藕、鸡头米,焯熟了,装进水桶里,用荷叶遮盖,上面再盖一层棉絮布保温,悠悠地挑到街头售卖,很是抢手,大人小孩都喜欢。很多人都不认识的鸡头米,三河人能把它当成瓜子来嗑,一嗑都是完整的仁,有位乡下老人一边售卖鸡头米,一边自编顺口溜,“老太婆下水挖的,丫头们灶台焯的,老头子上街卖的”,生动形象。同时挑到三河街头的还有硕大的石榴、红彤彤的柿子、黄澄澄的枣子、青丝丝的甘蔗,给三河的街面带来了农家丰收的喜悦。

暮色渐浓时,小南河上的灯笼亮了起来,红灯笼随着造型迥异的古桥都映在水里,跟着流水轻轻晃动。古镇的秋夜是静谧的,只有秋虫呢喃和吱呀橹声,还有巷子里传来的零星笑语。徜徉在青石板街上,秋风拂面,让人忍不住放慢脚步,只想把这三河秋韵,揣在心里,慢慢回味。

悦目



品荷

陈思炳

荷,其字拆开之意乃“可人之草也”。荷花除了叫莲花外,还被称为菡萏、芙蓉、芙蕖、藕花、水芝、水芸、泽芝、水旦、水华、玉环、火炬、大红袍、艳阳天等。由于人们对其爱之深,所以历来诗词歌赋咏之颂之品之颇多,借荷抒情咏志表意达理者甚众。

我国最古老的诗歌总集《诗经》中就有“彼泽之陂,有蒲萏萏”的句子。爱国诗人屈原在《离骚》中曾幻想“集芙蓉以为裳”。魏晋时的曹植以荷花的美形容过他理想中的洛神:“迫而察之,灼若芙蕖出绿波”。唐朝的李白曾以荷花表达爱情,他的《折荷有赠》写道:“涉江玩秋水,爱此红蕖鲜。攀荷弄其珠,荡漾不成圆。佳人彩云里,欲赠隔远天。相思无因见,怅望凉风前。”白居易则描绘了荷花不轻不慢,不容亵玩的品格:“蔷薇带刺攀应懒,菡萏生泥玩亦难。”

另外,还有不少诗人根据荷花四季不同的神韵而咏之品之。宋朝杨万里可称咏荷的大家,《小池》诗中的“小荷才露尖尖角,早有蜻蜓立上头”,把春荷之俏写得入木三分:看,那刚从水中探出头来的尖尖的嫩绿荷叶,直立水面,是那么纤巧、嫩生和娇俏;一只黄绿相间、拖着竹节细身的蜻蜓,平展着透明的四翅,轻盈地落在荷叶的尖端,是那么悠闲恬静和富有生机。两者动静结合,使人感到无限清爽和愉悦。

杨万里在《晓出净慈寺送林子方》诗中,一句“接天莲叶无穷碧,映日荷花别样红”,把夏荷之盛活脱脱地展现在人们眼前:在诸大的西湖上,形如伞盖的荷叶密密匝匝,覆盖水面,倾湖皆碧,与湛蓝的远天相接;粉红色的荷花在阳光的映照下,格外娇艳。写秋荷者,莫若元代文学家刘因的七律《秋莲》:“瘦影亭亭不自容,淡香杳杳欲谁通?不堪翠减红销铄,更在江清月冷中。拟欲青房全晚节,岂知白露已秋风。盛衰老眼依然在,莫放扁舟易易空。”此诗道出了在大自然无情的摧残下,秋荷枯衰的身形,虽然仍是亭亭竖起,却瘦弱无力;影固如此,香更微淡,杳杳飘散,又有谁知?虽然面临艰难处境,已“翠减红销”,但荷决不低头绝命,仍要与大自然抗争,留下“青青的莲房”,以延续生命,全其晚节。这是何等坚毅的性格和高尚的情操啊!

写冬荷的不多,元朝无名氏一曲《南吕·干荷叶》,勾画出冬荷之枯。曲云:“干荷叶,色苍苍,老柄风飘荡。减了清香,越添黄。都因昨夜一场霜,寂寞秋江上。”此曲未免将冬荷写得黯然神伤,倒是李连才的摄影作品《冬荷》,留住了残荷“衰而不败,枯而不竭”的神韵。李广桐为其配的《冬荷》诗,“昔日风光自不谈,低头折腰度冰寒。待到来年春好日,独占碧波开新颜。”(此诗见《洵阳诗词》第一集),更写出了冬荷的埋头不语、抗争冰寒、韬晦养锐、蓄势待发的顽强性格和不屈不挠的精神,看后使人增强了不少战胜困难的勇气和信心。

荷不仅洁身自好,出污泥而不染;荷又通身是宝,造福人类。其根、茎、叶、果均可入药,有补脾养心、固精止泻、清火排毒之功效。其茎(藕)、实(莲子)还是上等食品,不仅可单食,亦可与其他食品匹配制出多种美味,是宴席上的佳肴。

随笔

村庄里的古树

石泽丰

古树是村庄的守护神。历经千年,树根不光深深地扎进了地心,还在土里从四面八方伸展开来,悄悄地进入家家户户。树冠认识村庄的每一支炊烟。炊烟从烟囱袅袅升起,在屋脊上稍稍恹然,便朝着树冠悠然飘去,就像童年无忧无虑的我们,出门之后,总是不约而同地走向古树。那些离乡的人,千里万里,难以忘记自己古朴的村庄,而村头那棵参天古树,踮着脚尖,也在和你遥遥相望。它守着村庄,同时也被村庄守望,无论白天黑夜,无论春夏秋冬。

古树年年长,年年伸出繁茂的枝枝叶叶,庇护着村人。人仰仗着古树,古树为一次又一次代人遮阴、挡风。爷爷在这里憩息过,孙子在这里玩耍过,几十年后,孙子变成了爷爷,而树看上去没有变,树看着村庄子孙繁衍。

炎炎夏日里,头年的树荫是那么大,第二年的树荫好像还是那么大,每年都能容得下全村老小纳凉,好像没增也没减。在岁月的更迭中,村人不断进进出出,多少女儿远嫁他乡,多少儿媳在迎亲的唢呐声中羞涩过门,多少老人从树底下翘胡子走了,出生的面貌陌生的孩子来树下纳凉,古树一一见证了。它安然,不喜也不忧。

从龟裂的树皮可以看出,它是全村最高寿的长者,谁都说不清它具体出生的年月,连白发苍苍的老人,都说自己年幼时古树就荫翳蔽日。古树安了全村的心,所以它有威望,虽不言但能聚拢村人。白天也好,晚上也罢,

只要有时间,村人总爱到树下聊天,口耳相传着发生在村子里的古老的故事。他们把凳子搬到树下,接力着越传越真的神话。谁言传的故事跑题了,谁话中掺了假,树都知道,但它默不作声。

树坚守,只为村庄。它邀请日月星辰做伴村庄。太阳走了,月亮来了,树摆手相送,颌首相迎,示意出了千百年来村人好客的热情。入夜,它把头顶上的天空腾出来,打扫得干干净净,让星星入座,织女星、牵牛星、天狼星、金星、木星……宇宙之中,纵有星星千万颗,没有一颗不会应树之约。因为树讲诚信,定好站在那里,就千年如一。

古树不骄傲,在村人的眼里,尽管每一片宽大的叶子都大过星辰的尺寸。它当初就找准了自己的位置,低于星辰之下,且站在人间,牢记自己的使命。村人没有宗教信仰,不信鬼神,但信古树,古树有灵性。再热的夏天,只要走到树下,不用多久,燥热的心就会归于平静。一棵古树有一方荫,不但村里的人纳过凉,村里的猪狗猫也纳过凉。它们或是跟在人的后面,或是独自前往,打发着时光。

年复一年,房子旧了,守村的人老了,树不嫌弃,不离开,默默地坚守着。坚守需要耐得住寂寞,耐得住清贫。树做到了,树在育人,人却难以做到,白费了古树的一番苦心。人向往热闹之地,向往繁华的都市,竞相奔走,最后让村子空了,房子塌了。树的心开始慢慢受伤——心空了,仍存一线希望,年年撑起如盖的绿荫,希望那些背井离乡的人回来,回来重振自己的村庄。

